

# 监控实录：父母的孤独让子女泪目

## 无法想象的孤独

与千里之外的父母“交流”，41岁的兰新民大多是通过监控摄像头。如今，他在广东东莞，父母在湖南邵阳。原本，安装监控并不是为了看父母，而是为了看孩子。2016年，兰新民把两个孩子送回老家让父母代为照顾。想着父母用不惯智能手机，不想错过子女成长画面的他在老家装上监控。通过可以180度旋转的摄像头，他能查看子女和父母的日常生活。然而，让他没想到一次次被监控画面击中内心的，是留守老家的父母。

“隔着屏幕，我都能感受到父母的那份孤独。”兰新民说，有几个画面一直印在他脑海中，有时看着看着眼泪就止不住往下掉。2018年9月的一天，兰新民打开手机连上了监控，看到父母搬着凳子门口坐了一上午。他在监控中轻声问：“你们在干吗？”父亲走到监控下笑着说：“没事，就看看来往的小贩和车。”父亲的回答让兰新民瞬间破防，他顿了好几秒才回应：“回去看看电视咯。”父亲接着回答：“看电视也无聊，还浪费电。”

看监控的次数多了，兰新民发现父母常坐在门口看车，彼此之间也不怎么说话。兰新民心里很不是滋味，有一段时间都不忍心点开视频，生怕父母又呆呆坐在那儿。

兰新民原本以为，父母从20多年前就过上了“空巢”生活，应该有所准备和规划，谁知道父母没培养任何兴趣爱好，就连打牌都没学会。这些年，兰新民和父母聚少离多，甚至一年一聚是常态。对此，父母从未有过任何只言片语的抱怨，还经常鼓励他：“离父母越远，就会越有出息。”兰新民很难想象：这样呆坐看车的“空巢”生活，重复几天可以，如果重复一年甚至几年，父母是怎样熬过来的？

## “云陪伴”的无奈和感动

即便孤独如影随形，但兰新民知道，父母不想让他担心。

兰新民开始主动跟父母互动。有时候，看到母亲给小孩煮了鸡蛋面，兰新民会在监控里喊一嗓子：“真香啊，我也想吃。”看到父母因为一点小事斗嘴，他也会出来“主持公道”，“批评”说重话的一方。晚上，父母守着小孩子做作业，兰新民和妻子也守在手机旁盯梢，看到孩子开小差，他们就立马发声“警告”……在兰新民

的带动下，父母也变得热情起来。有时候，家里做了好菜，母亲会第一时间端到摄像头下面。父母还特意把打糍粑、晒腊肉、做猪血丸子的工具搬到摄像头下。看到这些画面，兰新民就知道，父母又要给他寄美食了。每隔一段时间，母亲还会拿来绑着毛巾的长杆，将摄像头擦拭一番，一边擦一边喊话：“这下画面更清晰了吧？”在兰新民看来，这样一种“云陪伴”虽是出于无奈，但也拉近了他和父母之间的距离。

四川成都的蓝云阳也通过监控每天和73岁的母亲“云对话”。蓝云阳是独子，很多年前曾接母亲到省城生活。然而，母亲从广元来到成都后，完全不适应。母亲曾和他说话，自己像失去了方向的风筝，有种飘飘欲坠的感觉。蓝云阳只好把母亲送回了广元。这两年，蓝云阳经常看到“老人独自在家去世”的新闻，想着父母年纪越来越大，他多了一丝忧虑。有一天，他将忧虑写在了社交平台上。很快，好几个热心网友给他支招：你可以给父母装监控，可以掌握父母的健康状况及一举一动。2020年春节，他在母亲家装了监控。如今，早起问候成了母子二人开启一天新生活的仪式，“只要听到我妈在监控里喊‘儿子嘛’，我就心里安稳了”。

监控视频下的“云陪伴”有无奈，也有感动。安徽合肥的殷花是家中独女，娘家在江苏泰州。为了“照看”年老的父母，她在娘家安装了一个监控，方便随时随地与父母“联系”。在殷花看来，更多的时候，父母都在主动陪伴她，“很多画面都让我很感动。有一天晚上九点多，我妈端来一盆龙虾对着监控喊话，‘宝宝，宝宝，这是你爸爸钓的龙虾，你想吃爸爸做的还是妈妈做的？是吃清淡的还是吃麻辣的？’我的心感觉都要被融化了”。

## 镜头下的“不体面”

通过监控，子女还看到了父母从前可能藏着的“不体面”。

兰新民回忆，有一天，父母大半天都没出现在监控画面里，直到下午4点多，父亲才缓缓地走进客厅，可他还没坐下，就一个趔趄摔倒在地。兰新民赶紧隔空对父亲喊话：“您怎么了？摔到哪儿了？”过了1分多钟，母亲才赶来把父亲从地上扶起来。在他的一再盘问下，兰新民的母亲才云淡风轻地说了几句：“没啥事，就是干活时间长，没吃啥东西，低血糖犯了。”

也是通过监控，兰新民才了解到父母身体其实并不好。有天夜里，兰新民听到监控里断断续续传来父亲的呻吟，他在监控里问：“您怎么了？哪里痛吗？”结果，呻吟声没了。第二天，放心不下的他继续追问，这才知道原来父亲的腰不好，晚上睡觉时经常疼痛难忍。这

老龄化加速的“警报”再次敲响。最新出版的《中国统计年鉴2021》显示，中国正处于人口增长由正变负的交替性时代，然而老年人口的正增长却在加速——预计老年人口数量将在2056年达到峰值（4.5亿），占总人口35%左右。夕阳无限好，重点在养老。在未富先老的大背景下，“中国式养老”何以突围？记者跟一群为父母装监控的子女做了较为深入的采访交流。通过监控，他们看到了父母的用心和“不体面”，也看到了无法想象的孤独。

时，母亲只好爬起来帮他揉腰。每次父亲腰痛发作，两位老人都要折腾到很晚才能入睡。兰新民非常自责，“我对父亲的疾病毫不知情”。兰新民赶紧往家里寄了一堆伤湿止痛膏和治腰痛的药。

在众多监控视频中，湖北宜昌的彭涛也有一段不敢回放的心痛画面。去年5月26日，74岁的父亲在家门口不小心滑倒，重重地摔在地上，几经挣扎才站了起来。离父亲30多公里外的彭涛通过手机，正好看到了这惊险一幕。瞬间，他的眼泪夺眶而出。他扔下所有事开车往家赶，一路流泪，一路默念：千万别有事。此时，彭涛的姐姐（嫁在湖北宜都市）彭玉蓉也看到了监控画面。她赶紧买了双防滑鞋、一份盖浇饭，开上车往父亲家赶。姐弟俩匆忙赶回家，发现父亲摔得不轻，一个人窝在躺椅上休息，连晚饭都没有吃。看到赶回家的儿女，父亲高声责怪起来：“多大点事，你们不用回来！我没事，你们去忙。”其实，这些年，姐弟俩一直想接父亲同住，但都被父亲婉拒了。于是，姐弟俩一商量，在父亲家装了5个摄像头，以便随时查看。因为父亲患有高血压、心脏病，姐弟俩又给父亲买了可以远程监控心跳、血压的手表，随时了解父亲的身体状况。摔倒的事情发生后，姐弟俩更加担心独居的父亲。

## “给爸妈安装摄像头后，我后悔了”

通过监控，部分老人的寂寞和无助被子女看见，但缓解“空巢之痛”，应不止于看见。

给父母安装监控摄像头后，广州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姚华松有些后悔了。

去年国庆后，姚华松给远在老家湖北黄冈的父母安装了两个摄像头。一开始，姚华松可以随时看到老家的情况：父母在干什么，午餐有几个菜，父亲有没有喝酒……一切都尽收眼底。每当父母经过的时候，姚华松还会隔着摄像头和他们聊上几句。

但不久后，姚华松却发现摄像头干扰了父母的正常生活，因为所有画面都暴露在摄像头下，父母变得不自然：母亲会习惯性地张望摄像头，把自己的生活“表演”给子女看；有时还会刻意走到摄像头下，等着子女和她互动；有时子女无暇和她聊天，反而增加了母亲的失落感。在姚华松看来，摄像头很大程度满足了子女标榜与维系作为“孝子”的身份需求，却反证了长久以来我们难以尽孝的事实。姚华松说，甚至还可能存在一种说法：“我已经安装了摄像头，对家里的情况一目了然了，就用不着那么频繁地回家了。”作为社会学家，姚华松自然懂得：真实的陪伴，是多少个摄像头都无法替代的。

在父亲上次腰痛摔倒后，兰新民和远在厦门的哥哥商量：除了过年，年中至少要回去探望一次父母。去年国庆期间，兰新民带着父母自驾去了一趟桂林，“监控再怎么说是只是照看的手段，真正温暖人心的还是在一起”。

父亲摔倒后，彭玉蓉每天都会查看监控，她和弟弟每半个月都要回家看望父亲。对于父亲的感情，彭玉蓉曾在一篇文章里这样写道：第一次收到父亲的生日短信，是几年前，显示是凌晨四点发的。我在醒来的清晨哭得稀里哗啦。虽然只有短短的一句“生日快乐”，但我能想象到父亲打字时的笨拙，以及发出信息时的欣慰。那是一种刻在骨子里的牵挂呀！来源：快乐老人报

